

〔清〕长白浩歌子撰



萤窗异草

〔清〕长白浩歌子撰  
冯裳 萧逸 点校

萤  
窗  
异  
草

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曹光甫  
封面题签 董忠甫

## 萤窗异草

〔清〕长白浩歌子 撰

冯裳 萧逸 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 2 印张 23.5 字数 464,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5-0195-7

I·82 定价：6.10元

## 前言

《萤窗异草》三编十二卷，清代长白浩歌子撰。或谓即「尹六公子」（见梅鹤山人《萤窗异草初编序》、恩华《八旗艺文编目》）。案尹六公子名庆兰，字似村，满洲镶黄旗人，约生于雍正、乾隆之交（一七三五或一七三六，详后文），卒于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祖父泰，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东阁大学士。父继善，雍正进士，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庆兰出身阀阅，而儒雅风流。丁卯（一七四七）科考，清高宗亲自监试，庆兰独蒙钦取，时人誉为「殿试秀才」。后因奏准帮办家务，一生未仕，先后随父亲及三兄庆玉赴任，足迹遍历南北。父兄歿后，终老林泉。工诗，有才名，与著名文士袁枚、蒋士铨交善。袁枚于诗文集外著有笔记小说《新齐谐》行世，而《萤窗异草》刊本署称「长白浩歌子著，武林随园老人评」；又书中多记四方之事。故旧时多目浩歌子与庆兰为一人，殆无足怪。

然而，断言庆兰为《萤窗异草》作者，实有可疑。清人平步青辨证本书云：「《二编》卷三《痴狐》条仿留仙《小翠》为之，而云『同郡吴公畹，戊辰进士，太仆卿之宠姬也』，与《杜一鸣》云『嘉靖五年进士』，题名碑皆无其人。据『同郡』二字，则必非尹似村所作明矣。」又云：「所载会稽马中骥

官庐州参将，死张献忠难；康熙戊子，文安戴敬宸登进士；固安王立猷，壬申、癸酉连捷；许皋鹤太史册封暹罗副使，溺于海；马太史介庵典楚试诸条（案分别见于《卜大功》、《柳青卿》、《弱翠》、《珊珊》及《马元芳》）；皆子虚乌有，事无可征。盖即馆中黎丘为之。」（《霞外摭屑》卷六）

还可以举出显明的例证。《三编》卷四《蛇媒》篇，作者自述得自「闻先大父言」，「此事先大父淳淳言之，用以戒人，予小子弗敢忘也」。案庆兰大父尹泰卒于乾隆三年（一七三八），见《清史》本传。又，袁枚《投尹六公子似村》诗有句云：「我年如郎小，初拜老尚书。忽忽二十年，郎年复我如。」所谓「老尚书」，指庆兰父亲尹继善。这首诗作于乾隆戊寅（一七五八），袁枚四十三岁，推知庆兰时年二十三岁。如果说「二十年」恐举成数，则袁枚于二十四岁时释褐中进士，首次拜谒座师不可能晚于此时，亦即诗中「初拜老尚书」的「我年」不会超过二十四岁。由此推算，尹泰临终，庆兰才不过三、四岁，其于生前向这样的幼儿「淳淳」授以「蛇媒者媚术也」的故事，且使之「弗敢忘也」，实在不合情理。

戴不凡先生《小说见闻录》有《伪题〈聊斋剩稿〉残帙》一则，记一「待刻之清稿本」，仅存卷三、卷十。「就纸色而观，当不晚于乾隆」，「印色亦不晚于乾隆」。该文又云：

「《聊斋剩稿》者，殆伪名也。书中原钞实无此名。只是卷三封面上被另笔题以『聊斋

剩稿」四大字，下复注「第一卷」三小字。……书名或出于收藏者误记，或出于好事，或原名果真如是，皆不可知。」

「两卷连同残文计三十一篇，目如下：卷三：《辽东客》、《弱翠》……（案计十五篇，篇目不具引）。卷十：《宜织》（残）、《贾女》（残）……（案计十六篇，篇目不具引）」

不难发现，文中所述的《聊斋剩稿》实即《萤窗异草》。其所收三十一篇，俱散见于今刊本初、二、三编下的八卷之中，排列次序则不尽同。残帙分题「卷三」、「卷十」，而合收了今刊本《初编》卷一的全部、卷二的大部，殊可怪异。姑以卷十为原帙殿尾，以各卷平均十五篇计，当有一百五十篇以上，与今三编共收一三八篇数字比较，亦不能排除今本《萤窗异草》存有佚文未收的可能性。

弥足珍贵的是，戴文刊载了《剩稿》中《天宝遗迹》的原文及《刘天锡》的一页书影。原文事迹皆一人所为，中有少量圈改情形，所删汰者皆「而」、「在」、「有」等无足轻重的字样（「而」字圈去六处之多），今刊本未从。尤可注意的是，今本《天宝遗迹》末「外史氏曰余尝怪明皇为一代风流帝王」一段议论，「外史氏」《剩稿》作「异史氏」；「随园老人曰刻画奇诡几与《聊斋》相埒」一段，《剩稿》作「王渔洋曰刻画奇诡几与前传（案据戴文，知是《画廊》一传，内容与《天宝遗迹》异曲同工；今刊本将《天宝遗迹》列作压卷，自无「前传」可言）相埒」，涂尽同；此外《剩

稿》别有「外史氏曰彌山洞阴旖旎窈窕」一段议论计百餘字，为今刊本无，其中好用骈语，风格与前之「异史氏」实不相侔。虽无从得见更详细的情形，然而从这些线索中，似已可得到如下的启示：

一、《剩稿》为《萤窗异草》较早期的一种本子。

二、《剩稿》文字的涂改皆无关宏旨，显非原作者所为，可见此非原稿本。改动之处，极可能是传钞者根据稿本或其他钞本所作的校勘。说明在乾隆年间，《萤窗异草》已以钞本的形式在世間流传。

三、《剩稿》虽系钞本的一种，然从《天宝遗迹》例，可知其编次与内容当较接近稿本。而今刊本《萤窗异草》已为后人重为铨次，且有少量改动；或竟删漏篇文也未可知。今申报馆丛书版本署有「关中柳桥居士重订」字样，殆非虚妄。

四、稿本原作者的创作动机，明显受到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影响。蒲松龄书中自号为「异史氏」，《聊斋》又因受王士禛（渔洋）的激赏而著行于世，稿本作者或欲弘扬己文，或因景慕前贤，因而伪沿其名。后人可能鉴于书中情事与《聊斋》成书之康熙时代不符，而以稿本评者之一的「外史氏」取代「异史氏」，以驰誉文坛而好谈志怪的「随园老人」取代「王渔洋」。倘若评语果系当时袁枚所为，则《剩稿》削落其名，反以久已作古者代之，使人一眼而知其伪，这是

拙劣得使人无法想象的。所谓袁评，就连梅鹤山人《初编序》也承认「的系附会」。由此可见，将尹庆兰认作本书作者浩歌子，实不足凭信。至于「长白浩歌子」的真名实姓及生平情况，当有待今后继续考证。

说《萤窗异草》接受《聊斋》的明显影响，自然不仅仅限于「异史氏」、「外史氏」名号的仿效。事实上，本书直接提及《聊斋》故事篇名达十数种之多，书中《续念秧》、《续五通》等即以《聊斋》续篇自任。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故事的内容及主旨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跟魏、晋的志怪小说相比，更着重于现实人生，社会性更强，是对社会现象的提炼加工。象这样的搜神说怪，进可以就其现实之处嬉笑怒骂，吐抒抑塞；退可以于其想象方面追求幻觉，聊以忘忧；对于一班有用世之志的封建士子来说，也未始不可借人神之道而傲兀世风、挽回人心；因而竞相效尤，仿作蜂起。邯郸学步，自不免显示较多的局限性；但继续开来，也多少带有一定的独创性。《萤窗异草》正是这样的作品。

本书多叙明末至清初时期的异闻。由于作品格调的限制，书中的视野及不上《聊斋》的广阔，对生活内容的挖掘也远不如《聊斋》的深刻。但是，某些篇章，对社会情状仍有所反映或透露。如《钟鼎》中，叙述严嵩「父子擅权」，陷害异己，暴露了权奸的残暴和官场的险恶。《秦吉了》中，一婢女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毒打，「主亦不待其死，生纳诸棺」，残酷的程度令人发指。



《警氏》、《奇遇》、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连年战乱造成人民死伤、流离失所的苦难，记述「大兵初定新疆」之后是「城郭而外无居民」，触目仅「荒榛断梗」而已。他如《辽东客》、《智媪》写盗贼横行，《苦节》、《毒饼》、《陆厨》等见官吏草菅人命，都透露出真实的若干真面。至于世风的浇薄颓靡，书中有更多反映。如《续念秧》、《窃妻》记骗子的虞诈，《妒祸》、《苑公》、《田一桂》记妒妇的悍毒，《翠微娘子》记骨肉间争产的倾轧，《固安尼》、《崔十三》、《子都》等记社会上下淫佚腐化的痼疾，等等，无不揭示出封建社会末期病入膏肓的人情世态，而使人不由得深恶痛绝。《仙涛》中记云：「先维扬故以瘦马（案即娼妓）驰名，养女之家，自中人以下，鲜不居为奇货。」这正是那个畸形社会的畸形产物。而《苦节》、《守一女》诸篇，亦直接接触了封建礼教吞噬妇女的社会问题。

《萤窗异草》多有文人迂气，自不能象《聊斋》那样犀利精光。然而书中也不乏讽刺和鞭挞，又不止解颐而已。如《玉泪珠经》叙杜景行佞佛，「持斋三年」，结果在梦中遇见丽人，终于露出「意在女而不在经」的庐山面目，讽刺了这类修行者的伪善。《挑绣》中的诸生邹大任，娶妇生子，莫不要先「取书翻阅一周」，从圣贤遗训中找到根据，方始「恍然」遵行，其形象可为当时儒林写照。《舆中人》叙某公子佻傥无行，不惜变服为车夫追逐女性，结果遭到夜叉的严惩，这不啻是对轻薄子的当头棒喝。尤为绝妙的是《黄濂》一篇，叙巨富黄濂为奉承邑宰，罗致

美人进献，到头来遭到南山狐的愚弄，让自己的爱姬和亲眷出乖露丑；而邑宰也落得个「居住思邪行，当遭韩卢吠」的可笑下场。故事抨击豪富，不留余地，是本书的上乘之作。

本书故事绝大多数都涉及妖狐神鬼。同《聊斋》一样，这些神狐鬼怪形虽异类，思想性情却接近于常人；它们虽有超自然的力量，实际上却始终服从当时社会的法则，在现实的舞台上亮相。要说本书与《聊斋》在志怪上的不同，那就是它描写的异类已不满足于灵狐，而扩充以形形色色的神怪；然而它们的作用，却多由主角退为配角，仅藉以帮助作品的男女主人公去实现大吉大利的结局，如《金三娘子》、《弱翠》、《秋露纤云》等篇皆是。换言之，《聊斋》中的异类多具个性，它们作为人面形象的代表而存在，故故事常重寄托，寓意深刻；而《异草》则以佳人为主，异类为辅。后者较易落入熟套，因而故事所表现的思想也时嫌平庸。然而人、神地位的调整，也带来了积极的一面。如《讼疫》、《龙阳君》、《续五通》诸篇，或抗疫鬼，或降龙主，或惩邪神，表现「人正可以格神」的道理，不无可取之处。

本书内容的另一个特点是多涉男女风情，其中大多数作品表现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合理愿望。如《绿绮》中的李生，在父亲责以「嗣续」的封建礼教时，明确表示「脱非所愿而曲就之，实同附骨之疽」的意念，最后终于自择佳偶；《桃花女子》叙郑生不惜情死，结果在重泉之下与意中人「相得甚欢」。书中还刻划了争取实现爱情幸福的侠女义士的

形象，如拾翠（《拾翠》）、邓兆熙（《袅烟》）等，亦十分动人。

《萤窗异草》作者吸收了《聊斋》语言的长处，以流畅的文笔，扬厉铺张，状物描景叙事，娓娓动人，淋漓尽致。如《落花岛》：

「约数百步，花益繁，而落者益厚。且四望并无屋宇，即山之层峦叠嶂，亦隐现于花中，不以全面示人。翊至此，心旷神怡，小憩于落花树下。发声一讴，花益簌簌自落，若细雨然。……」

宛然如在目前，绝无一般笔记小说的生涩干枯之态。在作品的章法结构上更是变化多姿。如《定州狱》，从村民盗履、殴妻、移尸，到村妇复活、僧救遇害，再到用计破案，掉截明白，而波澜频生。首尾一气贯下，引人入胜。又如《夏姬》，于叙某女「誓贞自守」后，突接「逾年闻女死」，而后缓缓叙出女以不贞死的实因，如剥茧抽丝，诚如原评所谓「深得龙门叙事之法」。他如《郎十八》、《镜儿》、《女南柯》等篇，皆剪裁得体，错落有致，突破了前人平铺直叙、千篇一律的窠臼。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布局，构成了本书的鲜明特色。昔人评此书「典而不俗，繁而多致」，「平视侧看，唯恐其尽」（《笔记小说大观·萤窗异草提要》），正是此意。《萤窗异草》在艺术上的成功，于今仍有不小的借鉴价值。

本书《三编》有同治甲子（一八六四）间序，但是否交付剞劂，则难以断定。据《初编序》，则

至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方据钞本活字印刷。旧钞本今已不易得，刊本亦仅见寥寥数种。本书以《申报馆丛书》本为底本，以《笔记小说大观》本及通俗图书刊行社本对校，异文择善而从。通俗图书刊行社本另有《萤窗异草四编》四卷，仍署「长白浩歌子著」，实杂合多人手笔，所记事至有咸丰以后者。其中卷三廿九则中，有廿四则重见于宣鼎《夜雨秋灯录》卷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别有《四编》四卷，乃书估伪造。」信然。然而今刊本《萤窗异草》疑有佚文已如前述，唯因《四编》品类驳杂，或不无甄别的价值；退而言之，《萤窗异草》流布后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因此，本书作为附录收入，供读者参考。其疑讹字改正后用（）区别，疑夺处则以（）中文字酌补。

《萤窗异草》多语怪力乱神，其中一些篇章夹杂着迷信和落后的色彩，尤其是因果报应的宿命论和人生无常的颓废思想，具有一定的危害性。书中一些庸俗的格调和淫秽描写，颇令人厌。这些地方，相信读者不难识别与抵制。本书在整理时曾对个别语句进行了删削，并删去了初编卷三《缝裳女》篇。全书标校舛误必多，统望读者赐正。

冯裳 萧逸

一九八五年四月

# 萤窗异草目录

前言.....一

萤窗异草初编

序.....一

## 卷一

天宝遗迹.....三

卜大功.....五

金三娘子.....一〇

玉镜夫人.....一五

贾女.....二〇

桃花女子.....二四

红鞋.....二七

目 录

毒饼.....二六

翠衣国.....三〇

痴婿.....三三

犬婿.....三六

田凤翹.....三八

刘天锡.....四四

## 卷二

桃叶仙.....五一

冯孺.....五五

昔昔措措.....六〇

温玉.....六四

睡姬.....七二

一

张仙 ..... 七五

守一女 ..... 七六

柳青卿 ..... 七六

珊珊 ..... 七三

白衣庵 ..... 六六

卷三

魂灵 ..... 五五

妒祸 ..... 六六

李念三 ..... 六七

瞿氏 ..... 六二

假鬼 ..... 六三

银针 ..... 六五

腰殃 ..... 六八

落花岛 ..... 六九

货郎 ..... 七三

化豕 ..... 二五

缝裳女(删) ..... 二七

火龙 ..... 二七

青眉 ..... 二八

卷四

胎异 ..... 二七

夏姬 ..... 二九

郎十八 ..... 三三

三生梦 ..... 三九

固安尼 ..... 四三

无常鬼 ..... 四七

苏绪 ..... 四七

卫美人 ..... 四九

苦节 ..... 五一

狐姬 ..... 五八

王秋泉……………一六〇

萤窗异草二编

序……………一六三

卷一

潇湘公主……………一六五

紫玉……………一七三

古冢狐……………一七六

崔十三……………一七七

白云叟……………一八五

辽东客……………一八九

弱翠……………一九三

考勘司……………一九六

杜一鸣……………一九八

酒狂……………二〇五

卷二

祝天翁……………二〇八

畅生……………二一一

镜中姬……………二一六

程黑二……………二二七

拾翠……………二三〇

小珍珠……………二三七

尸变……………二三〇

黄灏……………二三三

徐小二……………二三七

花异……………二四三

鬼书生……………二四三

于成璧……………二四六

卷三

绿绮……………二五三

痴狐……………二五七

灯下美人	二六〇	虢国夫人	三三一
梁少梅	二六四	姜千里	三三四
定州狱	二六八	画廊	三三二
住住	二七二	窃妻	三三五
仙涛	二七八	萤窗异草三编	
陆厨	二八二	序	三四七
艳梅	二八六		
卷四			
袅烟	二九七	唐城隍	三四九
镜儿	三〇一	智媪	三五三
翠微娘子	三〇八	挑绣	三五四
徐之璧	三二六	田一桂	三六〇
女南柯	三三〇	沈阳女子	三六八
子都	三三八	晋阳生	三七二
大同妓	三三〇	春云	三七七
		折狱	三八四



隔江楼……………三八八

谈易狐……………三九〇

田再春……………三九一

卷二

宜织……………三九七

遗钩……………四〇七

奇遇……………四〇九

绣舄……………四二〇

與中人……………四二三

庞眉叟……………四二六

诗妖……………四二一

变鬼……………四三三

续念秧……………四三六

生生袋……………四三四

窥井……………四三四

巨蝎……………四三五

梅异……………四三六

童之杰……………四四〇

卷三

杨秋娥……………四四五

笑案……………四五三

戏言……………四五五

销魂狱……………四五七

讼疫……………四六四

秦吉了……………四六六

龙阳君……………四七〇

苑公……………四七三

银箏……………四七五

董文遇……………四七九

马元芳……………四八三